困學紀聞卷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詩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失其名

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大毛公之名唯見于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

程子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之尸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爲申公以克爲剋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讀詩記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豳雅豳頌之說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爲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爲豳頌亦未知是否也呂成公云豳雅頌恐逸

逸詩篇名若貍首射義騶虞大戴禮駒大漢書注祈招左傳轡之柔矣左傳周書皆有其辭唯采蘋周禮河水新宮茅鴟左傳鳩飛國語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騶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愚攷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爲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騶駒論語唐棣之華之類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

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頍弁一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　若璩按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萇同時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爲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謚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若璩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尚書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儒林傳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辭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爲至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爲

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若璩按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二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塤籥因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卽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旣滅商分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爲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于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

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韓文公爲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丐說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爲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 潚水李氏

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之後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謂黃鍾或謂六律或謂五音或謂五聲或謂五行或謂律曆或謂陰陽或謂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荅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

在毛公前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劉孝孫爲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爲移風易俗之儒史失其名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爲禊不諫亦入以爲入宗廟庭燎以爲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若璩按林艾軒亦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茅茨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爲無得於詩者傅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

之體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魯詩傳曰梁鄒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

不必以騶牙爲證

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以虞爲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蓋惑於異說

魯詩傳曰梁鄒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

不必以騶牙爲證

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騶虞歎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卽詩騶虞歟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爲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

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若璩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未知然否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爲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孟子集註同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

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曰文中子以爲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若璩按沈約曰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刪後更無詩之說非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一名尤來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太史公聞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鄶之亡由叔妘豳風於十月云曰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

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豳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荅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荅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于正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栖和伯亦自言

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衛門識處世和伯弟栖迂仲呂成公所謂二李伯仲也

此可爲學詩之法若璩按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兒曰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闕雖刺時作諷也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

宵雅肆三麗澤論說以爲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爲小則夜誦之說非矣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卽亡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粱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櫞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棣枸櫞也茶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荼秀也以薅荼蓼

陸草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爲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禍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晉地書此以補詩說之遺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爲懿王之詩矣史記匈奴傳不云懿王詩譜序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邶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衞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衞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懿王時詩作元板作懿王堅詩作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衞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於太

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爲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爲襄王詩以出車爲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許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大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大師蹶父之後爲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爲吉甫易爲家父孟子難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貌貌昊天無不克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勝天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荊公謂世

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若璩按王氏二十年杜門不出概具見於此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間衞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嬴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章華罹僇陳

業燎昭圖嬰禍唐鼎移後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若璩按高忠憲有言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在今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

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 若璩按詩集傳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澤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之封非也謂實在東都畿內者恐亦非也 余謂前漢志中牟縣圃田澤在西縣有筦叔邑管叔爲畿外諸侯則此澤亦畿外地可知古者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隸諸侯之版謂圃田爲管叔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爲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爲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曆日蝕議云虞劇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劇造梁大同曆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曆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爲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爲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 大衍曆議云黃初已來治曆者始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涒灘 申 曆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曆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若璩按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惟虞鄴卽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歷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歷注有乾象曆抑

歎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孔穎達疏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不知康成考之方作箋云東州名儒豈欺我哉　又嘗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合則歲在涒灘當作歲在淹茂爲是不然必以涒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矣王氏似未諳歷法

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瞽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傅會

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爲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若璩按今本作商荼周烏

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又謂鴟鴞之篇刺邠君蓋漢儒言詩多異說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

韓詩箋彼甫田箋卓也爾雅釋詁箋大也郭璞注云箋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邪疏引韓詩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爲南斗或以爲北斗朱子集傳兼取二說

呂氏春秋謂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丕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

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若璩按二禮謂周禮禮記與箋詩異如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爲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維禹敷之上天之載匪革其猶汩泥之卽至于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東鄰西鄰是也若璩按康成註易東鄰爲日出東方象西鄰月出西方象見王氏集周易鄭注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荊舒之謂也

單穆公曰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誦險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

縣有旱山沱若璩按本作池卽沱字水所出東北入滅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賈誼書容經篇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此卽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甫卽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爲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不當請爲賞田則呂國在宛明矣若璩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故班固曰宛縣申伯國徐廣曰呂在宛縣詩集傳以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亦非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

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正義云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夔奇之過也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若璩按漢杜欽傳仲山父異姓之臣就封于齊注云韓詩康成其出此乎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雲漢之序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篇始勤終怠可見矣

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寻于恤蓋謂此四役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

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

厥服矣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咈其耆
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寖微之象
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
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爲
哉
裳裳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
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
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
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彧羣魏之
荀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若璩按孔

顏達辯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年間者年月長遠並應別人然王氏亦指其後人言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憖寘
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
儆也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爲蟊賊小東大東杼
柚其空聚斂之臣爲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
于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
爲羣邪之宗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
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爲六十疏果之實

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詩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未知此傳在何書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於此徹田爲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爲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又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

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緡蠻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菁者莪屘屘訓釋蓋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典刑簡而當矣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貌貌也當時公卿唯虢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夔莫助之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爲燕安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見水經注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爲長若璩按韓侯入覲入字便知韓國不在畿內遠與北燕爲鄰肅說果長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濡水李氏以爲同州鄜谷今按說文有左馮翊鄜陽亭同都切馮翊即同州也濡水之言信矣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以爲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傳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眞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

大師維垣鄭箋以爲三公王介甫以爲大衆朱子集傳從王說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仲子子思之弟子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序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子註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豈名氏之同歟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

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岨字

歐陽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爲也此揚雄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曰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爲麥始出於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僞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麰麰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

以爲非毛氏傳牟麥也鄭箋赤烏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爲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眾攷當從古注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晉姜鼎銘曰係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先儒以爲三卿恐非

商周之頌皆以吉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爲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矣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

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未行也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益見非考甫作薛夫子韓詩章句卽漢也若璩按此止辨商頌非正考甫作何不引魯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

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大祖箋云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鄭康成以祭天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祫爲一祭亦非也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祫宗廟有祫無禘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隰有萇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記取之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爲歌碩鼠不知何所據三齊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矸白石爛者是也

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苦葽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

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攷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爲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衲云用瓦輒爲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若璩按高臺上封皆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陲也若璩按南史隱逸傳寺名并見朱子詩皆然漢地理志南嶽鄧先生郁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是南嶽上之有板屋舊矣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夸音敷蓋古車本音居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何彼襛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爲先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溥音團集傳叶上兗反顏氏正俗云按呂氏字林作霉上兗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葛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也衡縫衡即橫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橫失之矣

于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爲也權輿四簋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

于其心不于其禮

營謝戍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忘讎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濟其美也達有充超叛鑒（若璩按鑒似宜作愔尤切東坡以愔平聲字遂不用耳）蘇文忠慨焉彧附曹羣忘漢朱文公悕焉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朱子詩序辯說多取鄭漁仲詩辯妄艾軒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

費辭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眞召程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草木蟲魚也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鳲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

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憫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惡可爲美也黍以爲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爲雞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蘐憂思之深也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

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味者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爲知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

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考其言采采卷耳鳲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法言曰守儒轅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說詩解頤者能無愧乎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見釋文序錄隋志太叔求及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爲太叔求而不攷序錄徐正陽疑即徐整誤以整爲若璩按徐整暢正暢爲陽也整字文操吳太常卿太叔裘隱謂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也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

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戾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蓋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若璩按鄒平馬公驌曰上古文字簡略而世傳素問瀕煩數萬言知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奧博語多至道其亦緩和摯扁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

文粹李行修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鬬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況迅乎

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貍首風也豳之雅頌之
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若璩按貍首逸詩果載射義篇內則似二雅體非風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八十條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誙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詔謂
誙鐘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傅會之言宋公
獲英莖之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咏
歎淫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
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惟德始學成德之序也
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

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
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
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
先考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
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若璩按邵文莊寶言中庸尚絅章猶樂辭之亂蓋一篇之總要也
束晳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經音辯云序
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
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爲節明無失
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
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
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

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

說文敘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文多異得此䶂鼉爲蟾蠩碩大且嬙爲重頤皆韓詩之說也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是以正雅爲刺也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畱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它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定爲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爲懆七到反伐鼓淵淵爲鼘於巾反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爲酒爲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

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泠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后稷始畊田

興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韓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大屋崔嵬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關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齊又關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於反身

衛武公自警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爲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爾土宇昄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

衰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晉之亂所以萌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爲北方之强矣觀駉驖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爲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彊於諸侯然晉之分爲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爲治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以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爲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晉請王章習以爲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必無之事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是也若璩按此
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鄶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鄶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若璩按呂東萊於詩一說朱子於詩又一說故各解思無邪之旨前輩謂之未了公案王魯齋出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頗然其說新安方回曰蓋嘗以上二說就內翰尚書王公應麟一商略之今王氏詩說如此是亦未敢舍而從魯齋也

困學紀聞卷三

困識於此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困學紀聞卷四

周禮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爲眞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而已劉歆始用之蘇綽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經之蠹也唯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程伯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者王程二子而已

漢志謂之周官若璩按河間獻王傳亦曰周官經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

官經以爲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隋志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今見于釋文　若璩按鄭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衞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賈公彥曰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

五峯胡氏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程泰之云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取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庭椿爲復古編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未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　若璩按古者三公多繫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何皆六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頗傅會

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儉虞儉儉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

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旟旐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眡周典大不類若璩按科斗書漢世盛行且著之功令見漢藝文志蕭何草律云云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卽周禮三百六十官漢志禮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鶴山若璩按鶴山魏了翁號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以漢算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止齋謂以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

張禹以論語文其諛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以詩禮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訾周官可乎西山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其爲六萬三千六

百七十五人愚攷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若璩按文獻通考云此數未知何據據周禮當作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六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按通考又云此據王制殷時天下諸侯官數則合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爲卜正呂伋爲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姻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乎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我朝趙普於一熏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若璩按宜增一事曰文彥博於疾勢增損責宦者必以告趙鼎於內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

李泰伯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叅檢內事漢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爲之猶有成周遺意

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注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愚按爾雅醫無閭之珣玗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鹽是謂九府五嶲胡氏皇王大紀所述與爾雅同而繼之曰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通九府之貨又按史記列傳吾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索隱謂其書論鑄錢之輕重鹽鐵論文學曰管仲設九府徼山海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貨然則九府太公立之管仲設之其名列于爾雅蓋卽管氏書也大紀之說得之顏注恐非曲禮天子之六府亦與大禹謨之六府異

九嬪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神契之言也何休公羊傳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鉤命決之言也漢儒以緯書孔子所作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漢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猶古

奄止於上士抑其權也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內侍並列于六省開奄尹與政之

階與周典統於冢宰異矣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呂微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大傳百志成故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爲兩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也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關市之賦則其用簡矣

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行無善教善政於是憂財用畏夷狄矣

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疏云鄭注互見其義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詩定之方中傳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宮何爲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既景迺岡然則尚矣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係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係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爲公子嘗入京師爲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愧徐仲車之徒以之

若璩按趙無愧名君錫洛陽人事父良規至孝絕類徐仲車歷官神宗哲宗朝見宋

牧誓顧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爲師氏而楀維師氏以刺匪其人九兩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師氏係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鄭注愚按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曆紀協律呂隸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皆善算因舊文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

而所論多近語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云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爲衢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卽里宰所謂耡者歟

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釋文胥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醬也）集韻蝑蟹醢四夜切（當從集韻）籩人注鱐者析乾之出東海陸廣微吳地記云闔閭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鱐（讀如想）

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蘧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悉次曰五纑次曰五壚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塝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壯次曰五殖次曰五觳次曰五鳧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此篇亦

古制之存者河圖謂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乎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

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鬱鬱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注鬱即鬱也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

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歟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爲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爲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嘗攷隋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後魏永平元年測於洛陽信都芳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魏之於金陵皆隃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爲妄王朴曰陽城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滈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

則地之中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產曰列國一同孟子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乃云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職方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按左氏傳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

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計吏今按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爲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新序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史記秦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然則春秋戰國時已有上計非始于漢

朱文公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

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左氏傳乙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鈔擊之患唐說齋云儒者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

古者步百爲畝古之百畝爲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爲今三百七十五畝實儼曰小畝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減之中畝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二說不同

禹貢之田九等蔡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爲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云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

永嘉諸儒欲混爲一康成注分爲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云周畿內及諸侯一用貢法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中義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爲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

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爲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眸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

鹽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鹽
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
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
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掘地以出之周公閱
所云鹽虎形也飴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
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
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祈望之守作偏于齊
至漢二十倍於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唐有
鹽之縣一百五本朝鹽所出者十二路爲池二爲
監七爲場二十二爲井六百有九若璩按玉海作井八百二十二法益
詳而利無遺矣

玩物喪志召公以爲戒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
用恐非周公之典無逸曰惟正之供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韋昭
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
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
古者以射御爲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叔善
射忌又良御忌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之善也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之
師泰豆氏尹需之習秋駕皆學御者也說苑謂御
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亦正心修身之法若璩按朱子言六藝之射猶略見鄉射大射篇御法則廢不可考矣余每讀其言而三歎之鄭司農註五馭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惟漢時猶流傳此

名目恐後并名亦不能詳惜哉　淮南說山訓射者使人端鈞者使人恭

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檢封

職金云楊而璽之左傳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用之衞宏云秦以來天子爲璽又獨以玉爲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璽爲寶五代史臣曰國以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爲征非是

迹人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司祿闕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趙氏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不復存若璩按欲以此補集註爲以經解經

槁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邕集所載百官會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殿說苑魏文侯御廩災素服辟正殿五日莊子說劒云入殿門不趨蓋戰國始有是名燕禮注當東雷者人君爲殿屋也疏謂漢時殿屋四向流水舉漢以況周然漢黃霸傳先上殿注謂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

大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

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榮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係章氏疏星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僅見於此隋唐志皆不著錄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唐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唐志云自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

之名各立一家之學

九磬之舞注云當爲大磬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招角招蓋舜樂之存者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尋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山海經夏后開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帝王世紀啓升后十年舞九韶竹書曰夏后開儛九招史記禹乃與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艾軒謂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帝嚳命咸

黑作爲舞若璩按舞字宜衍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則九招作於帝嚳之時舜修而用之秦惟韶武二樂存若璩按後漢孔僖傳章帝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疑此時安得備此文止戈召鄒魯儒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朝諸侯於咸陽則闕里所作樂其漢祖之所遺與抑出於奏飾而史家浴之也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爲下生以蕤賓三律爲上生梁武帝鍾律緯謂班固夾鍾中呂過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陳用之禮書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以鄭說爲是張文饒翼元曰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

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當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淮南京房之法日律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論

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成季卜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驪姬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衛侯繇曰如魚竇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漢文兆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若璩按漏齊世家西伯卜曰所獲非龍非羆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

輔晉語史蘇卜曰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漢元后傳晉史卜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襄十年孫文子卜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

卜師四兆鄭氏鍔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

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義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弓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

龜人六龜易十朋之龜爾雅十龜唐六典辨龜九類五色依四時用之

列子夢有六候與占夢同噩作蘁東坡曰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亂

西山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愚謂疏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老詔亦有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之語蓋取孝經緯鄭司農注肅擫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項氏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

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

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今考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

問王貽孫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張建章渤海記備言之　若璩按嘗共胡朏明讀此條舉劉熙釋名云拜於婦人爲扶自抽扶而上下也證漢婦人之拜朏明爲解頤　朱子曰古者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此解爲正確　又辨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引者亦非余謂婦人拜之重者莫過昏禮之扱地拜扱地拜以手至地猶首不至手首至手則書所謂拜手大祇所謂空首矣婦人無此等

眡祲掌十煇之法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者六其異者四大卜掌三夢之法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謂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注以經運爲十煇先儒謂日之煇光夢之變通其占不同不當改運爲煇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爲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　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爲一歲

馮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傳日月之行

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至古日在牽牛今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歲差也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吳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別一次所主或亙萬里跨數州或於寰內不布一郡國語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今豐鄗當秦宿而周分隸豫州理實難詳至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事驗時有相應賈公彥謂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或云十二次可言者一其惟析木乎尾箕艮維燕可以言東北若遺見唐天文志余欲取以補鄭註之不逮

襲舊聞然亦直至唐浮圖一行始闡發無璩按保章氏星土之說康成尚

十有二歲注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滍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夘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曆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差及

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曰字（字者滋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夾漈謂獨體爲文合體爲字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尚義諧聲尚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

鎛師注引春秋傳賓將趨今左傳作掫環人注引御下擲馬今作兩職方氏注引國語閩芊蠻矣今作蠻芊

司爟鄭司農引鄒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春取之火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王劭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

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
東漢禮儀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
改水唯見於此
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爲之厲禁時
而用之先王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大夫曰五
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
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
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
管子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
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
九若璩按丹謂丹揚章謂鄣郡

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易氏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
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
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
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
與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甲乙
至戊疏云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愚按衞宏漢
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
疏以戊爲戌誤矣馬融以昏明爲限鄭康成以日
出入爲限有五刻之差蔡邕以星見爲夜日入後
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
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爲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
則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職方氏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識方氏史通云周書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

兗州其浸盧若璩按周禮作盧此從漢地理志維注云當爲雷雍字誤也

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濰淄其道鄭讀非也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二曰燕朝在路門之內大僕掌之三曰外朝在皐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內朝二外朝一唐六典承天門古之外朝大極殿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內朝若璩按此則蔡氏書傳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應門之內之說全非

鄭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冕之經無所見司服云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之別哉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服十二章者乎漢明帝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二章得古制矣

五刑之法疏謂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若璩按宮刑西魏雖除而於時土宇分裂北齊天統五年猶有應宮刑者之詔不似隋開皇元年永行停止詳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六十三條

孫君孚若璩按君孚名升高郵人坐元祐黨謫談圃謂周官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今按周禮義云牛耳尸盟者所執無順聽之說蓋荆公聞而知之若璩按尸盟者所執五字用鄭註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濡首爲戒曷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榷酒酤書於漢武紀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稅畝

大戴記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經傳以爲朝事義

考工記弊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爲魯之汶水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汶與岡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閼父爲之

周人上輿中庸或問軌者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六寸其轍迹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爲度

輪人注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疏云今檢未得愚謂卽上林賦紛溶箭蔘冶氏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表記注移讀如禾氾移之移六字未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載歟移昌氏反

滹水云桌氏爲量鄭乡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舊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師復扈邦賜有功師氏而數亦皆備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筍虡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謂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刻雕之哉

大戴記投壺篇云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略異萇弘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侯者射埒也因祭寓意以爲諸侯之戒

司儀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注云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愚按說苑魏太子擊封中山遣倉唐使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鄭氏所述蓋古禮也大行人注亦云問不恙若璩按說苑太子擊舍人趙倉唐趙字似不宜脫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
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朱子曰八法八則三易三
兆之類各有書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如戰之陳
其陳法不可見矣
冥氏注鄭司農云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按儒林傳冥
都傳顏氏春秋之學疏謂若晏子呂氏之類非也
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止爲一禘
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
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於禮學先儒蹧之聖證
論今不傳正義僅見一二唐禮志曰譏緯亂經鄭
乆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乆以爲天
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
精氣之神也乆以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
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二年
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圜丘一也乆以爲二郊
及明堂祭天而乆以爲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
而後耕而乆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
祈穀皆繆論也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爲詩書之
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爲良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不可畫五服之地周官
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
司隸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宮
唐太宗擒頡利其酋長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
結社率之變幾至危殆蓋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
所能及慕冠帶百蠻之名而不虞後患孟子曰以
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遂師抱磨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
磨歷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蓋古字通用

大史大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
天時史記日者傳旋式正棊唐六典太卜令三式
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六
壬之說許叔重曰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
數配之爲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
本黃帝風后之術孤虛者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
畫爲實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
之吳越春秋計硯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鄭剛中解義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
之互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
之疑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惑豆區鍾釜有多少之
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辯明使有條理
古者國有間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羨卒不盡
其財力也至秦而自實田至漢而覈墾田至隋而

閱丁口至唐而括逃戶隱田於是財殫力盡民無
樂生之心矣若璩按楚子重爲政猶曰大戶已責晉尹鐸爲晉陽猶曰損其戶數則周官可知矣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士也
卿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
貴游子弟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
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
末而返樸也

困學紀聞卷四